

## 陳隋初唐漢語聲母綜論

——曹憲、陸德明、顏師古、玄應四家音註的綜合考察

董忠司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 摘要

西元580—660年正當中國的陳、隋、初唐時期，在政治上是個由分裂到一統的急劇轉變期，在語言上也是漢語中古音確立的時期。這個時期最受注意的是《切韻》，《切韻》及其續修的一系列韻書，特別是《廣韻》，早已成為研究漢語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最重要的書籍。但是《切韻》(廣韻)是否為一時一地之音？如果是“湊合”而成，那麼哪些是方音成分？哪些是古音成分？這些問題至今未有定論，需要利用其他聲韻材料來驗證。本文利用陳隋初唐(583--660D.C.)之間，《切韻》成書前後，曹憲、陸德明、顏師古、玄應四家音註中的反切和直音，綜合考察其聲母，並且注意到在北方共通語(正音)和南方共通語間的異同，並從而試論相關問題。

重新檢討時賢對這切韻前後《博雅音》《經典釋文》《(玄應)一切經音義》《漢書注》四家音切的研究成果，然後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語音訊息：

一是《博雅音》《經典釋文》玄應《一切經音義》《漢書注》四本書的音系大體相近，應該具有一個共通的語言基礎，這個語言基礎應該是當時南北共用的「通語」，當時南北都稱之為「正音」。我想這個「通語」應該是源於「雅言」、以書面語為準、而成為各家音註的基礎，也是「酌古沿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切韻》成書的基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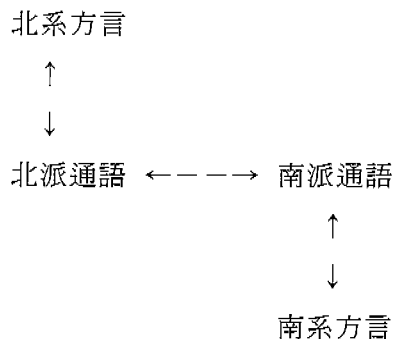
另一個是：從聲母的觀點來看，《博雅音》《經典釋文》為一組，我們稱為「南派通語」；玄應《一切經音義》《漢書注》為一組，我們稱為「北派通語」。這裡要強調的是，此處所分的南北通語乃就南北朝初期、五胡亂華以後由北人南遷所造成的共通語分裂而言，當時語言的南北差異，應該還有更早期南傳的漢語(其中應當還有方言)，以及南方原住民的語言。這種「南派通語」與「北派通語」的差異，從各家音義書反切上字的綜合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除了個別的差異外，可以簡要地表示如下：



〈陳隋初唐南北兩個共通語的差異簡表〉

語 言	書 名	從邪神禪	端 知 二 系	幫 非 二 系
南派共通語	《博雅音》	不分	分立，但混淆不少	分立多混，明微不分
	《經典釋文》	不分	分立，但混淆不少	分立，但混淆不少
北派共通語	《漢書注》	分立	分立	分立不混，明微不分
	玄應《音義》	分立	分立	分立，略有混用

所謂通語，當時叫做「正音」，此「正音」在當時已多有「河北」「江南」之分異，如《切韻序》有「江東」「河北」之對立，《經典釋文 條例》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但是，在曹憲書中「正音」除有別於所用「江都書音」外，又與「口音」相對；顏師古書中「正音」就是當時「關中」（「關內」「中國」）音，除「江南」與「中國」而又與「關中俗」（「土俗呼」「關內閭里」）相對。顏師古的「關中俗」屬於北系方言，顏師古的「正音」屬於北派通語，曹憲的「口音」屬於南系方言，曹憲的「正音」屬於南派通語。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如下：



總之，我們在進一步檢討各家反切研究並進行語料排比後，一種陳隋初唐的語言大勢便能更清晰的顯現出來。並且對《切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內涵更能跳脫猜測階段而得到証實，知道在聲母上，《切韻》也「從分不從合」地，大抵以當時的共通語為準、兼收當時共通語的南北之異來畫分聲類。

關鍵詞：漢語、中古漢語、中古漢語聲母、反切研究、中古漢語方言、南派通語、北派通語、南系方言、北系方言、正音、共通語



# 陳隋初唐漢語聲母綜論

——曹憲、陸德明、顏師古、玄應四家音註的綜合考察

## 一、前言

西元580—660年正當中國的陳、隋、初唐時期，在政治上是個由分裂到一統的急劇轉變期，在語言上也是漢語中古音確立的時期。這個時期最受注意的是《切韻》，《切韻》及其續修的一系列韻書，特別是《廣韻》，早已成為研究漢語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最重要的書籍。但是《切韻》（廣韻）是否為一時一地之音？如果是“湊合”而成，那麼哪些是方音成分？哪些是古音成分？這些問題至今未有定論，需要利用其他聲韻材料來驗證。本文專注於當時的聲母在北方共通語（正音）和南方共通語間的異同，並從而試論相關問題。至於當時韻母的南北分合，擬另文討論。

陸法言的《切韻》完成於西元601年，其序自言編輯時「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sup>(1)</sup>，因此這本韻書不可輕易指為「一時一地之音」，而對其音系的性質也不可不慎重判斷。如果我們放開《切韻》，而從《切韻》前後其他語音記錄另行下手研究，以獲得更多參考資料，尤其是數量以千萬計、而可以整理出聲韻系統的當時反切與直音資料，分析這些資料、也許對於當時共通的漢語會得到更清楚的面貌。

我們很幸運地還可以看到《切韻》前後幾種音註資料，亦即表<1>等“音義書”：

<1>

陸德明	《經典釋文》	583-627D.C.
曹 憲	《博雅音》	590-618D.C.
顏師古	《漢書注》	640D.C.
玄 應	《一切經音義》	645-660D.C.

(583 D.C. 錢大昕以爲此年陸氏始撰《經典釋文》。)

這些書的直音和反切的數量比較大，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等於對古人進行語音調查，只要有足夠的語料，可以整理出一個大致的聲韻調系統，有可能提供較多的當時語音消息。截至1995年，對於以上四種音切資料，都有人進行研究並且出版了研究成果。



- 1948 周法高 《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中央研究院。
- 1973 董忠司 《曹憲博雅音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灣。
- 1978 董忠司 《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灣。
- 1982 王 力 《玄應一切經音義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中華書局，北京。
- 1982 王 力 《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中華書局，北京。
- 1982 鍾兆華 《顏師古反切考略》，《古漢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出版社，北京。
- 1986 黃典誠 《曹憲博雅音研究》，《音韻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北京。
- 1995 丁 鋒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 1995 邵榮芬 《經典釋文音系》，學海出版社，臺北，臺灣。

其中，王力、鍾兆華、黃典誠三家的論述比較簡略，因此比較值得重視的是周法高（86頁，約95000字）、董忠司（1973年，888頁，約267000字）、董忠司（1978年，641頁，約38萬字）、丁鋒（170頁，約155000字）、邵榮芬（正文256頁，約266000字）等人的研究成果。

不過近代研究者由於研究的主觀成分和方法的不同，需要加以檢討。

## 二、《博雅音》聲類研究的成果與檢討

關於《切韻》當時的聲母，若從唐宋字母家之說，則有三十六個，即：「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徹、澄、娘、精、清、從、心、邪、照、穿、神、審、禪、見、溪、群、疑、曉、匣、影、喻、來、日」等<sup>(2)</sup>；若從《廣韻》系聯結果，應從「喻」母分出「爲」母，從「照、穿、神、審」分出「莊、初、床、疏」，共有41聲母<sup>(3)</sup>；若依全本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的反切上字的研究，董同龢（1952）以爲輕重唇不分、泥娘不分、分出照二、增一「俟」母、分出喻三、共37類<sup>(4)</sup>，李榮（1957）所見與董同龢大體相同、不同的是併喻三入匣、共36類<sup>(5)</sup>。邵榮芬（1982）和上述二人不同處只在分清泥娘二聲母、喻三歸入匣、共37類<sup>(6)</sup>。大體說來，據全王反切則比三十六字母少了輕唇音、分出照二系，聲母在36—38類之間。而《切韻》前後的各種反切資料所呈現的聲母又如何



呢？

根據《博雅音》的反切和直音來看，董忠司（1973）在5139條中，得到反切上字437個，系聯整理出三十五個聲類<sup>〔7〕</sup>，即：

<2>

幫（非）、滂（敷）、並（奉）、明（微）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精、清、從（邪）、心

照、穿、神（禪）、審

莊、初、床、疏

見、溪、群、疑

曉、匣、影、爲、喻

來、日

丁鋒（1995）從《博雅音》得到5069條音註，經過與《廣韻》反切的比較，提出39個聲類的說法<sup>〔8〕</sup>。

<3>

幫、滂、並、明

非、敷、奉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精、清、從、心、邪

章、昌、常、書

莊、初、崇、山

見、溪、群、疑

曉、匣、影、云、以

來、日

丁氏根據輕唇切重唇者22次，重唇切輕唇者只一次，除明微合一外，因此分出輕重唇聲母。所謂「重唇切輕唇者只一次」，丁氏舉例爲「婉、匹萬」（董5078條，丁5080條）<sup>〔9〕</sup>，若依拙著（董忠司1973），輕重唇互相爲切的有<sup>〔10〕</sup>：



## &lt;4&gt;

博雅音	幫	非	滂	敷	並	奉	明	微
廣韻 <sup>(11)</sup>	非	幫	敷	滂	奉	並	微	明
數量	23	6	14	1	17	4	11	29

統計非幫混淆的有29次、26.6%，敷滂混淆的有15次、13%，奉並混淆的有21次、15.1%，微明混淆的有40次、43.5%。並且在輕重唇聲母之間還可以運用反切系聯法系聯起來<sup>(12)</sup>。這就是董氏不分輕重唇的依據，大抵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把明微的混淆獨立出來，從混淆百分比43.5%看來，明微不分是可以確立的。其餘的混淆百分比不及三分之一，而且以重唇切輕唇者數目不多，因此也可以分出重唇輕唇兩組各三個聲母：幫≠非、滂≠敷、並≠奉，同時說明混淆不少。

丁氏在該書（聲系總結）裡把神禪合併、而從邪分立<sup>(13)</sup>，不過在（聲母考察）裡卻舉出邪混切從者十例、27.8%<sup>(14)</sup>，顯現出從邪不分的可能。我們如果再次深入觀察，會發現到《博雅音》裡「靚」字兩見，分別有「才性」「似政」的反切；「詐」字兩見，分別有「才故」「似故」的反切，因此可以看到從邪可以系聯的痕跡<sup>(15)</sup>。而且在漢語中古音，說神禪與從邪同步（同分合）、比說神禪與從邪不同步（不同分合）較好，因此我們可以取董忠司（1973）的說法，認為神禪合併、從邪也合併。

綜合而言，《博雅音》至少應有35個聲類，如董忠司（1973）之說，但是由於非敷奉幫滂並等輕重唇音混用未超過三分之一，因此最好將明微合一以外其餘輕重唇聲母分立，但同時強調輕重唇音混淆嚴重（標以\*），如此則有38聲類。亦即：

## &lt;5&gt;

幫、	滂、	並、	明（微）
*非、	*敷、	*奉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精、	清、	從（邪）、	心
照、	穿、	神（禪）、	審
莊、	初、	床、	疏
見、	溪、	群、	疑
曉、	匣、	影、	爲、 喻
來、	日		



以上端系和知系略有混淆而確有分立的證明，泥娘日三母混淆不及5%，也應分立；缺俟母；諸一二四等和三等的分立趨勢不明而混用很多，此等分合之證請看董忠司（1973）。

### 三、《經典釋文》聲類研究的成果與檢討

《經典釋文》直音和反切的研究，自羅常培以後除其書部份之研究外，全面研究的只有邵榮芬（1995），今只專事討論邵氏之說。

邵榮芬在《經典釋文》數約六萬的陸德明（每條音註的首音）的直音和反切裡，以系聯法並和韻書比較，整理出聲母30個<sup>(16)</sup>。亦即：

#### <6>

幫	滂	並	明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娘）		來
精	清	從（邪）		心	
章	昌	常（船）	日	書	
莊	初	崇（俟）		生	
見	溪	群	疑		
				曉	匣
影					以

邵氏將從邪、常（床三）船（禪三）、崇（床二）俟（禪二）分別合併，這是無疑義的。而他把重輕唇合併、把舌頭音和舌上音合併、把喻三歸入匣，這些則有待斟酌。

《經典釋文》以云（喻三）切匣者17次，以匣切云（喻三）者18次，合計35次，佔所有云（喻三）、匣字669次的5.23%，其百分比很低，實在不可逕為合併。

邵氏以為：「《廣韻》端知、透徹、定澄、泥娘八母，陸氏（陸德明）兩兩相併，合成四類。」理由是「陸氏端知兩組混切很多」<sup>(17)</sup>。現在讓我們來觀察混切是否很多，請看<7>：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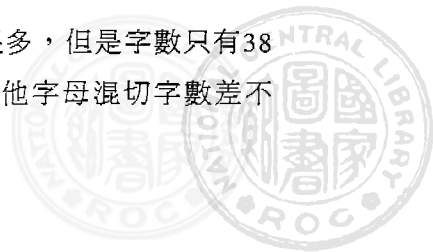
端知混切次數／端知總數＝623（38字）／2404＝0.2591

透徹混切次數／透徹總數＝44（33字）／1550＝0.0284

定澄混切次數／定澄總數＝74（38字）／3803＝0.0195

泥娘混切次數／泥娘總數＝24（12字）／835＝0.0287

除了端知混切以外，都不到百分之三。而端知的混切，雖然次數很多，但是字數只有38個字（其中「中」字155次、「長」字365次、「著」字27次），和其他字母混切字數差不



多，不算「很多」。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觀察這些混切，至少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事：或為側重在舌上音切舌頭音，或為側重在舌頭音切舌上音，如<8>：

<8>

本字-切上字

本字-切上字

端 - 知 = 0

知 - 端 = 623

透 - 徹 = 40

徹 - 透 = 4

定 - 澄 = 52

澄 - 定 = 22 (傳7次，濯5次)

泥 - 娘 = 0

娘 - 泥 = 24

造成這個現象是因為這種混切幾乎出自極少數的反切上字，

<9>

反切上字「丁」／端知混切次數=622／623=0.998

反切上字「敕」<sup>(18)</sup>／透徹混切次數=39／44=0.886

反切上字「直」／定澄混切次數=50／74=0.676

反切上字「乃」／泥娘混切次數=21／24=0.875

以字數論，這四個反切上字在其混切聲類中比重很小，

<10>

反切上字「丁」／端知反切上字字數=1／24=0.042

反切上字「敕」<sup>(18)</sup>／透徹反切上字字數=1／22=0.045

反切上字「直」／定澄反切上字字數=1／31=0.032

反切上字「乃」／泥娘反切上字字數=1／9=0.111

從<9><10>的比較，我們看到只一個反切上字便造成了絕大部份的混切，因此不可憑以決定端知、透徹、定澄、泥娘八母兩兩相併，合成四類。因為<9>中四個反切上字可以視為相傳習用的字，固定化的習用切語，可以在眾人共認的特別規則下使用，因此不可因此而合併。即使因混切而偶或系聯了舌頭音與舌上音，也不可合併。我們如果再觀察表<11>，

<11>

反切上字 \ 本字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四 等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知	徹	澄	娘	端	透	定	泥
一等	88	464	819	490	-	1	6	20	1	3	16	4	60	190	386	113
二等	-	-	-	-	-	-	1	-	-	-	-	-	-	-	-	-
三等	-	23	12	-	71	39	59	19	364	327	1732	157	-	17	40	-
四等	384	2	1	-	22	-	-	-	600	-	-	-	300	8	39	2

從〈11〉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上述混切以外，端透定泥和端透定泥互爲反切上字、知徹澄娘和知徹澄娘互爲反切上字的形勢極爲明顯，因此，綜合反切的使用情況而言，端透定泥、和知徹澄娘應該分爲八個聲類，不可兩兩相併。

關於《經典釋文》的唇音字，明母和微母合爲一類是沒有問題的，其餘聲母值得討論。邵榮芬認爲：「從系聯看，輕重唇音並沒有分化，當然系聯也跟不系聯一樣，不能排斥偶然現象」云云<sup>(19)</sup>。我們從邵氏《經典釋文》幫非二母的系聯，只由於「比、必二反」和「比、方二反」兩個切語；滂敷二母的系聯，只由於「盼、普覓反」和「盼、敷覓反」兩個切語、和「剽、匹妙反」和「剽、芳妙反」兩個切語；並奉二母的系聯，只由於「邛、扶必反」和「邛、皮必反」兩個切語、和「比、毗志反」和「比、扶志反」兩個切語；這些少數的系聯證據，當然也是輕重唇合併的重要參考。但是我們還應該慎重考慮各種狀況。

邵榮芬還認爲輕重唇音混切「這樣大的數目，絕對不可能是誤傳所致」<sup>(20)</sup>，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混切是否爲很大的數目：

〈12〉

幫非混切次數／幫非總數＝35／2391＝0.0146

滂敷混切次數／滂敷總數＝28／1044＝0.0268

並奉混切次數／並奉總數＝47／3427＝0.0137

明微混切次數／明微總數＝427／1729＝0.4269

邵榮芬所謂「這樣大的數目」是包括明微混切而言，我們認爲明微不分是可靠的，但是其餘的混切都未超過2%，實在不足以據以合併輕唇和重唇聲母。何況我們還可注意到除了「讎（蜂）、匹匈反」是以滂（重唇）切敷（輕唇）以外，其餘都是以輕唇切重唇，

〈13〉

混切次數／常用反切上字

以幫切非	0	0
以滂切敷	1	匹
以並切奉	0	0
以明切微	0	0
以非切幫	35	方24，甫8，府2
以敷切滂	27	芳12，孚10，敷5
以奉切並	47	扶15，符16，房5
以微切明	427	亡367，武57，無3



很清楚的，從〈13〉我們需要問：如果重輕唇不分立，那麼以輕唇切重唇與以重唇切輕唇應該機會均等，而陸德明為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用重唇來切輕唇？面對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應該是：重唇與輕唇已經分化，而其以輕唇切重唇的反切，可以拿後世「憑韻定切」的概念來得到音讀。

因此，本文傾向於合併明微二母，而分立幫、非、滂、敷，並、奉六聲類，不過要同時強調有一些輕唇與重唇混切的現象。

綜上所述，《經典釋文》的聲類應該為38類，亦即

〈14〉

幫、滂、並、明  
非、敷、奉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精、清、從（邪）、心  
照、穿、神（禪）、審  
莊、初、床（俟）、疏  
見、溪、群、疑  
曉、匣、影、爲、喻  
來、日

#### 四、《漢書注》聲類研究的成果與檢討

拙撰（董忠司1978）《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發軔於1972年，承蒙高師仲華先生與林師景伊先生指導，計分六章，641頁，約39萬字。鍾兆華（1982）《顏師古反切考略》計分四節，36頁，約二萬六千字。

拙撰（董忠司1978）所得顏師古的音切<sup>(21)</sup>凡8547條，其中反語有6372個，來自《漢書注》《匡謬正俗》<sup>(22)</sup>，鍾氏所得顏師古反切共6196個<sup>(23)</sup>。拙著使用反切歸納法、反切系聯法、反切比較法、統計法、觀察反切用字的使用頻率、反切結構索隱、與分析法，整理反切上字的結果，得189個反切上字，四十個聲類<sup>(24)</sup>，如〈15〉。

〈15〉

於（影）	弋（喻）	于（爲）	許（曉）	胡（匣）
工（見）	口（溪）	其（群）	五（疑）	
丁（端）	吐（透）	徒（定）	乃（泥）	
竹（知）	丑（徹）	直（澄）	女（娘）	



子（精）	千（清）	才（從）	先（心）	辭（邪）
側（莊）	初（初）	仕（床）	所（疏）	
之（照）	尺（穿）	食（神）	式（審）	上（禪）
布（幫）	普（滂）	步（並）	莫（明）（微）	
方（非）	芳（敷）	扶（奉）		
力（來）	人（日）			

<15>這四十個聲類有幾點需要說明：（1）取使用次數最多的字為聲類代表字，（2）括號中的字是與顏師古聲類相當的《廣韻》四十一聲類，（3）這四十聲類中，「於、許、工、口、五、布、普、步、力」等九類的反切上字有依三等與一二四等而分用之趨勢，從其趨勢，或者可以各析為二「次類」<sup>(25)</sup>。《顏師古反切考略》<sup>(26)</sup>得186個反切上字，三十九個聲類。如<16>

<16>

影（烏 於）	喻（弋）	曉（呼 許）	匣（胡 于）	
見（工 居）	溪（口 丘）	群（其）	疑（五 牛）	
端（都 丁）	透（吐 汀）	定（徒）	泥（乃 女）	
知（直）	徹（丑）	澄（直）		
精（子）	清（千）	從（才 字）	心（蘇 先）	邪（似）
莊（側）	初（初）	床（仕）	疏（所）	
照（之）	穿（昌）	神（食）	審（式）	禪（上）
幫（布 必）	滂（普 匹）	並（步 頻）	明（莫 彌）	
非（方）	敷（芳）	奉（扶）	微（武）	
來（來 力）	日（人）			

上述《考略》的聲類需要說明的有：（1）原來的次序依唇、舌、齒、牙、喉而排列，此為了比較的方便而移動，內容一樣。（2）聲類名稱後面的括號中字是顏師古反切上字的代表字，（3）括號中有二字者，鍾氏未說明，大抵表示尚可區分出小類。

董、鍾兩家聲類的差異，主要有四處<sup>27</sup>：一是董氏《研究》不分明紐和微紐，二是鍾氏《考略》不分泥紐和娘紐，三是鍾氏《考略》不分為紐與匣紐，四是若干聲類的「次類」畫分不一。

〔一〕、《考略》明知顏師古音切中有重唇音字以輕唇音字作反切上字的現象，卻仍然把明紐和微紐分開，理由是：以輕切重的現象，在明微兩母中占七分之一弱<sup>(28)</sup>。其實這個算法



有一個基本的錯誤，以《廣韻》而言，重唇音字是輕唇音字的四倍，換句話說，輕唇音字是所有唇音字的五分之一，以七分之一與五分之一比，比重不小，這表示輕唇音中有一大部分讀為重唇音。怎麼可以輕易分開呢？如果精細一點來計算，則應該說：顏師古音切中以「武、文、舞、亡」等輕唇音字（此以《集韻》而言）為反切上字的被切字，有十七個，二十三次，其中重唇音字有八個，十四次。也就是說，以輕切重的有十七分之八（以字數計），或者二十三分之十四（以次數計），其數約為一半或者超過一半，應該考慮合併。何況《研究》還指出顏師古的莫類（明紐和微紐）反切上字「莫、彌、末、武、文、舞、亡」等，除了「文」以外，都能用「音義書反切系聯法」系聯起來（有三條）<sup>(29)</sup>【51】：因此，顏師古的明紐和微紐應以合併為佳。

〔二〕、《考略》把為紐歸併入匣紐，並未說明理由，大抵是參酌李榮《切韻音系》所致<sup>(30)</sup>。《研究》則有見於：（1）為紐與匣紐未發現有混淆的痕跡。（2）為紐只有「于、羽」兩個反切上字，可以系聯。（3）為紐出現96次，其中反切上字「于」字就用了94次，有集中使用、獨立成類的趨勢。（4）為紐和匣紐雖然大抵互補，但是，和精、莊、照三系，和幫、非二系，和知、端二系一樣，雖然互補，卻可以從其反切上字的明顯分用而畫分。<sup>(31)</sup>綜合來說，為紐不可歸併入匣紐。

〔三〕、《考略》把娘紐歸併入泥紐，也略無說明，無法使人信服。《研究》的泥紐和娘紐分立，理由有：（1）凡《廣韻》舌音「類隔」者，於顏師古音切幾乎都是「音和」。（2）泥娘混淆只見於「女，乃據反」一處，佔所有娘紐字的六十分之一，或佔所有泥紐和娘紐字的一百零九分之一。或許可以視為承襲舊切或出於借用。（3）顏師古拿「女」字做反切上字，又要為「女」注音，當然不可以用同一個「女」字來做反切上字，「女，乃據反」可以視為這種特殊情況的一種結果。端系（一二四等）和知系（三等）反切上字互補，（4）娘紐反切上字「女、尼」二字可以系聯，而除（3）外，泥紐和娘紐不相涉。（5）顏師古的泥紐和娘紐的反切上字與使用次數，可以看出各有集中的趨勢，呈現分立的樣態。（6）依以上五項，可以參照知徹澄和端透定的分立而分立。<sup>(32)</sup>

〔四〕、關於若干聲類的「次類」，董、鍾二家畫分不一，只扼要說明。所謂「次類」，是董忠司（1978）所提出的名詞，意思是：某一聲類中，從其反切上字的使用情形來看，如果有依被切字的等第（四等）而分用，則可分出「次類」。以顏師古的反切上字而言，頗有三等和一二四等分用的現象<sup>(33)</sup>。比起董氏，鍾兆華（1982）在「匣、泥、端、透、從、心、明」等紐，似乎多分出了「次類」，並未說明理由，暫時無法取信。董氏《研究》的方法比較嚴密，尤其採用統計法，所得比較可靠。因此，我們應該比較傾向於只把「於（影）、許（曉）、工（見）、口（溪）、五（疑）、布（幫）、普（滂）、步（並）、力（來）」九紐各分為二「次類」<sup>(34)</sup>。

## 五、玄應《一切經音義》聲類研究的成果與檢討

周法高師《玄應反切考》精細地分析玄應《一切經音義》的直音與反切，並列出已系聯和未系聯的長表，計分為33（37？）聲類，亦即〈17〉：

〈17〉

幫（非）、滂（敷）、並（奉）、明（微）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精、清、從、心、邪

照（章）、穿（昌）、床（船）、審（書）、禪

照（莊）、穿（初）、床（崇）、審（生）

見、溪、群、疑

影、喻（以）、曉、匣、喻（云）

來、日

周法高（1948）把舌頭音（端、透、定、泥）和舌上音（知、徹、澄、娘）放置在一起，聲類標目「端、透、定、泥」四字每字的右下端再分別標以小字的「知、徹、澄、娘」，表面上似乎兩兩合併了。但是周師法高在「舌音」總論裡說：「端系和知系，玄應大體分立，但小有混淆，今仍於一類下分列兩支」云云，依此意則亦可將端系與知系分立，周師法高在後來的（論切韻音）文中便是分立而定為37類了。

周師法高把重唇音（幫、滂、並、明）和輕唇音（非、敷、奉、微）合併，並將輕唇四母以小字分別寫於「幫、滂、並、明」四字的右下。但並未如端知系一節在總論中加以說明分合。但在後來的（論切韻音）中，周師法高並未分出輕重唇兩類聲母，這是基於音位上的考慮。而在周師法高〈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一文中，曾說：「玄應《一切經音義》A、B兩類的反切上字也不相混淆，不過都用輕唇音做切語上字，所以在系聯上便分不清了。周師法高把輕唇音字稱為C類，把韻圖分列於三四等的唇音字稱為A類，把三等的重唇音字稱為B類，這些三等唇音字（乙組）又和一二四等（甲組）的唇音位互補。周師法高為了音位的考慮，在上文中合併輕重唇，但一則在唇音的次類上既然能分出ABC三類而觀察其反切使用情形如上述：二則我們如果再據其輕唇音的使用，看到玄應書中輕唇音極少使用（只有五次）重唇為反切上字<sup>〔36〕</sup>，看表〈18〉：



## &lt;18&gt;

	甲組字 用C類字反切上字		C類字 用甲組字反切上字	C類字 用A類字爲反切上字
幫	8	非	-	-
滂	2	敷	-	<sup>4</sup> (皆用「匹」爲切上)
並	7	奉	-	-
明	23	微	1	-
合計	40		1	4

其中多用「匹」爲反切上字者可能是沿用舊切，並不一定是反應當時語音。無論如何，如果再將玄應A，B兩類字用C類字爲反切上字者53次（未列入表內），合而言之，則重唇字用輕唇字爲反切上字者93次，輕唇字用重唇字爲反切上字5次，可知輕唇音獨自成類是可能的事；三則考慮到凡輕重唇互切者都可以憑韻母而改讀爲本音；那麼在劃分聲類時，爲了兼顧其音讀，何妨把輕唇音非敷奉微四母分立出來？

關於神禪、從邪的分合，周師一則說：「玄應床（船）紐與禪紐之劃分，大致與《廣韻》同，二紐不相混淆。」<sup>(37)</sup>二則說：「玄應：……卷九P.427.8“似進、才刃二反”進刃同韻，燼字兼有從邪二紐之音，足微玄應從邪有別。」<sup>(38)</sup>這種現象與廣韻相同，可以看到玄應反切的性質。

此外，玄應在「見、溪、疑、曉」四聲類反切上字，出現一二四等與三等分用的「次類」，和《漢書注》相似。

綜上所述，玄應的37（41？）聲類可以改列如下：

## &lt;17&gt;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精	清	從	心	邪
照（章）	穿（昌）	床（船）	審（書）	禪
照（莊）	穿（初）	床（崇）	審（生）	
見	溪	群	疑	
影	喻（以）	曉	匣	喻（云）
來	日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二莊	穿 二初	床 二崇	審 二生	禪 二俟	照 三章	穿 三昌	床 三船	審 三書	禪 三常	
《經典釋文》	+	+	+	+	-	+	+	+	+	-	+	+	+	+	-	
《博雅音》	+	+	+	+	-	+	+	+	+	-	+	+	+	+	-	
《漢書注》	+	+	+	+	+	+	+	+	+	-	+	+	+	+	+	
玄義《音義》	+	+	+	+	+	+	+	+	+	-	+	+	+	+	+	

	見	溪	群	疑	影	曉	匣	喻 三云	喻 四以	來	日
《經典釋文》	+	+	+	+	+	+	+	+'	+	+	+
《博雅音》	+	+	+	+	+	+	+	+	+	+	+
《漢書注》	+	+	+	+	+	+	+	+	+	+	+
玄義《音義》	+	+	+	+	+	+	+	+	+	+	+

(+表示具有該聲類，-表示不具有該聲類，)

(@表示與其他聲類有所混淆，'表示與其他聲類微有混淆)

<18> 這個表至少可以看出兩個重要的意義：

一個意義是《博雅音》《經典釋文》玄應《一切經音義》《漢書注》四本書的音系大體相近，應該具有一個共通的語言基礎，這個語言基礎應該是當時南北共用的「通語」，當時南北都稱之為「正音」。我想這個「通語」應該是源於「雅言」、以書面語為準、而成為各家音註的基礎，也是「酌古沿今」<sup>(40)</sup>「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sup>(41)</sup>的《切韻》成書的基底。

另一個意義是：從聲母的觀點來看，《博雅音》《經典釋文》為一組，我們稱為「南派通語」；玄應《一切經音義》《漢書注》為一組，我們稱為「北派通語」。這裡要強調的是，此處所分的南北通語乃就南北朝初期、五胡亂華以後由北人南遷所造成的共通語分裂而言，當時語言的南北差異，應該還有更早期南傳的漢語（其中應當還有方言），以及南方原住民的語言。這種「南派通語」與「北派通語」的差異，從各家音義書反切上字的綜合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除了個別的差異外，可以簡要地表示如下：



&lt;19&gt; &lt;陳隋初唐南北兩個共通語的差異簡表&gt;

語 言	書 名	從邪神禪	端 知 二 系	幫 非 二 系
南派共通語	《博雅音》	不分	分立，但混淆不少	分立多混，明微不分
	《經典釋文》	不分	分立，但混淆不少	分立，但混淆不少
北派共通語	《漢書注》	分立	分立	分立不混，明微不分
	玄應《音義》	分立	分立	分立，略有混用

「南派通語」與「北派通語」的差異，從各家音義書的作者多少可以探知。《博雅音》作者曹憲為江都人，所注的音切應該是通行於江都與江南的讀書音<sup>(42)</sup>。江都在今淮南江北的江淮官話區，但在陳隋初唐時期是吳地，應是舊吳語區<sup>(43)</sup>。《經典釋文》作者為陸德明，蘇州吳人，其書大抵始撰於陳代完成於入隋之前<sup>(44)</sup>，因此其書之語音基礎應為南派通語。《漢書注》作者為顏師古，長安人一生幾乎都住在長安，所注音讀應該是當時「正音」，亦即董忠司(1978)所謂「初唐讀書音」<sup>(45)</sup>。《一切經音義》作者為久居長安的京師沙門玄應，周師的說他音注是「七世紀上半首都士大夫階級的讀書音」<sup>(46)</sup>。從籍貫來看，曹、陸是舊南朝的江南吳地人，而顏師古、玄應則為久居長安的人，籍貫有南北之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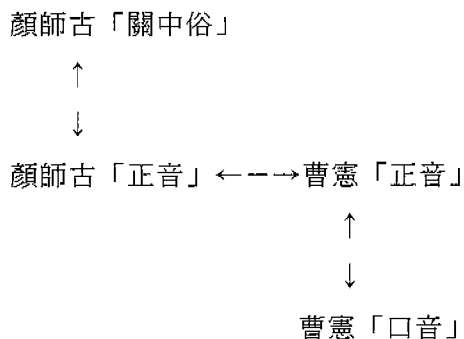
「南派通語」與「北派通語」的聲母差異，從幫非二系、端知二系反切上字的是否通淆與通淆程度可以得知；但是究竟不及從邪、神禪的是否合併一端那樣明晰。這一點，《切韻》當時的顏之推已經提及，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從）為涎（邪），以石（禪）為射（神），以賤（從）為羨（邪），以是（禪）為舐（神）」云云，正是說南方人從邪不分、神禪合一。凡此，論者多矣，不煩贅言。

上文言及之「正音」，曹憲、顏師古、玄應三人都曾提及。曹憲的《博雅音》中有多條以「口音」「正音」對舉<sup>(47)</sup>。例如：《廣雅》卷八釋器注曰：「筴，拂、口音，弗、正音。」顏師古在《漢書高帝紀》注曰：「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當時所乎，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玄應在《一切經音義》卷14：「作把，補駕反，謂刀把也，正音補雅反。」此正音就是北魏孝文帝「詔斷北語，一從正音」<sup>(48)</sup>之「正音」，是相承之共通語。

此「正音」在當時已多有「河北」「江南」之分異，如《切韻序》有「江東」「河北」之對立，《經典釋文 條例》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但是，在曹憲書中「正音」除有別於所用「江都書音」<sup>49</sup>外，又與「口音」相對；顏師古書中「正音」就是當時「關中」（「關內」「中國」）音，除「江南」與「中國」而又與「關中俗」（「土俗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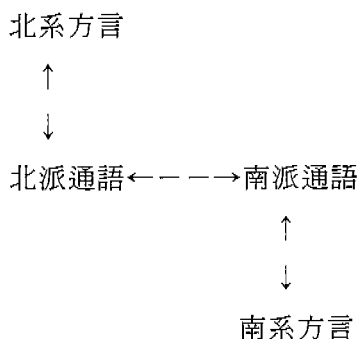
「關內閭里」) 相對。換一種方式表達如下：

<20>



<20>可以改寫爲：

<21>



從<21>，我們在「南派通語」「北派通語」的簡單兩分外，還可建立另有方言、南方原有方言會變造南下之通語的粗淺概念。

總之，我們在進一步檢討各家反切研究並進行語料排比後，一種陳隋初唐的語言大勢便能更清晰的顯現出來。並且對《切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內涵更能跳脫猜測階段而得到證實，知道在聲母上，《切韻》也「從分不從合」地，大抵以當時的共通語為準、兼收當時共通語的南北之異來畫分聲類。

本文僅從文獻上來論述陳隋初唐聲母的粗樣，將來有機會準備論述這個時期的音讀和溯古探流，祈求大雅君子多多教正，以匡愚魯之病。





## 陳隋初唐漢語聲母綜論

### ◆附註◆

- (1)見陸法言(601)的《切韻序》。
- (2)例如《七音略》《韻鏡》。
- (3)見林尹《中國聲韻學通論》。又，本文所謂聲類，是就韻書或音義書之反切，整理所得的聲母分類而言；所謂字母，是指中國傳統聲韻學中古唐宋時期所稱述之專用名詞；所謂聲母，是就一音節的最前一音段爲輔音或零輔音者而言。
- (4)見董同龢(1952)。
- (5)見李榮(1957)，p.116。
- (6)見邵榮芬(1982)第二章，p.16。
- (7)見董忠司(1973)第四章，p.133--376。
- (8)見丁鋒(1995)第一章，p.3--39。
- (9)括號中數字表示董忠司或丁鋒對《博雅音》音註的編號。
- (10)詳見董忠司(1973)第四章第玖節，p.362。
- (11)以東鍾微虞廢文元陽尤凡十韻唇音字爲輕唇韻，此據《廣韻》每卷末「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之意，並據《韻鏡》等宋代韻圖。
- (12)詳見董忠司(1973)第四章第玖節，p.339--360。
- (13)見丁鋒(1995)第一章，p.32。
- (14)見丁鋒(1995)第一章，p.14,15。
- (15)詳見董忠司(1973)第四章第玖節，p.298,299。
- (16)見《經典釋文音系》第二章，P.55--121。
- (17)見《經典釋文音系》第二章，P.94。
- (18)《經典釋文》「敕」「勅」多互用，《廣韻》入24職：「敕、今相承用“勅”，“勅”本音賁。恥力切。」
- (19)見《經典釋文音系》第二章，P.70。
- (20)見《經典釋文音系》第二章，P.81。
- (21)即直音和反切。
- (22)又名《刊謬正俗》，見周祖謨（1938）。《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謂：「計得《漢書注》音切8504條，《匡謬正俗》音切43條。」



- (23)見鍾兆華(1982)，P.19頁。
- (24)見董忠司(1978)第一章之柒，第四章，與第六章之壹。
- (25)見董忠司(1978)第四章第壹、貳、捌、玖節。
- (26)見鍾兆華(1982)22頁。
- (27)此節以下的討論參見拙撰(1992)。
- (28)見鍾兆華《考略》第二節，26頁。
- (29)見董忠司《研究》第四章第捌節，351--373。
- (30)鍾兆華曾舉顏師古反切上字與李榮的《切韻音系》的反切上字比較，見《考略》第二節，28--30頁；《切韻音系》的聲類見該書128頁。
- (31)見董忠司《研究》第四章第壹節，271--287頁。
- (32)參見董忠司《研究》第四章第肆節，312--322頁。
- (33)見董忠司《研究》第四章第壹節，282--287頁。
- (34)詳見董忠司《研究》第四章第壹、貳、捌、玖節，282--287頁、288--302頁、351--373頁、374--379頁。
- (35)詳見周法高先生(1948)《玄應反切考》第二章，p.180--195。
- (36)詳見周法高先生(1952)，p.248--252。
- (37)詳見周法高先生(1948)《玄應反切考》第二章，p.191。
- (38)詳見周法高先生(1948)《玄應反切考》第二章，p.189。
- (39)見董忠司(1978)第四章第八節，p.351--373頁。
- (40)此長孫訥言之語，見於《廣韻》前序。
- (41)此陸法言〈切韻序〉之語，見於《廣韻》前序。
- (42)見董忠司(1973)第六章，p.602--638頁。
- (43)見魯國堯(1994)，p.66--80頁。
- (44)見《經典釋文音系》第一章，P.1,2。
- (45)見董忠司(1973)第六章，p.602--638頁。
- (46)見周法高先生(1948)《玄應反切考》第一章，p.170。
- (47)見董忠司(1973)第六章，p.602--638頁。
- (48)此魏書王禧傳之語。
- (49)見董忠司(1973)第六章，p.602--638頁。



## 參考書目

丁度

1037 《集韻(附索引)》，台北：學海出版社。

丁鋒

1995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王力

1982 《玄應一切經音義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中華書局，北京。

1982 《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中華書局，北京。

王先謙

1975 《漢書補註》，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余迺永

1974 《互註校正宋本廣韻》，台北：聯貫出版社。

李榮

1973 《切韻音系》，台北：鼎文書局。(原1957 科學出版社)

李新魁

1991 《中古音》，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3 《李新魁自選集》，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

邵榮芬

1982 《切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

1995 《經典釋文音系》，學海出版社，臺北，臺灣。

周法高

1948 〈玄應反切考〉，《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又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中央研究院。

1952 〈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史語所集刊》23，中研院。

1968 《玄應反切字表》，香港：崇基書店。

1968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香港：崇基學院書店。

1984 《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

周祖謨

1938 〈景宋本《刊謬正俗》校記〉，《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p408—430，浙江：古籍出版社。

1979 《問學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92 《語言文史論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林炯陽

1980 《廣韻音系探源》，師大國研所博士論文。

紀昀

1969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藝文印書館。

班固撰 顏師古注

1972 《漢書》，台北：宏業書局。

陳澧

1842 《切韻考內外篇》，台北：學生書局。

陳新雄

1979 〈切韻性質的再檢討〉，《中國學術年刊》第3期，又收入《鏗不舍齋論學集》：273—310。

陳彭年等

1008 《大宋重修廣韻》（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台北：藝文印書館。

張琨

1987,8 〈切韻的綜合性質〉，收入《漢語音韻史論文集》：25—34。

1987 〈論中古音與切韻之關係〉，《書目季刊》8—4，又收入《漢語音韻史論文集》：1—23。

張琨·著 張賢豹·譯

1987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黃典誠

1986 《曹憲博雅音研究》，《音韻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北京。

董同龢

1952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的反切上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冊，p.511-522，中央研究院。

董忠司

1972 《曹憲博雅音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8 《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77 〈七音略重輕說及其相關問題〉，中華學苑19期。

1986 〈七世紀中葉漢語之讀書音與方俗音〉，《新竹師專學報》13期，臺灣：新竹：新竹師範學院。

1992 《董鍾兩家顏師古音系的比較兼論音義書音切研究法與初唐讀書音的確定》，第二屆國際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雄。

董忠司、林炯陽

1996 《五十年來聲韻學暨漢語方音學術論著目錄索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魯國堯

1994 〈客贛通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

鍾兆華

1982 《顏師古反切考略》，《古漢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顏師古撰 秦選之校注

1970 《匡謬正俗校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顏師古撰 王應麟補注

1970 《急就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藤島達朗、野上俊靜

1971 《中日韓對照年表》，台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羅常培

196? 《恬庵語文論著甲集》，香港書局。



## Chinese Initials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Chung-Si Tu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 ABSTRACT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Chen,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the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was drastically changing from divergence into convergence. By the end of the period, the so called Middle Chinese Sound System was established. Quite a few book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i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Dialectology, were published at that time, like *Qieyun*, *Guangyun*, and a series of rhythm books following *Qieyun*. However, it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to make sure whether the sound system gathered in *Qieyun* (or *Guangyun*) was a reflection on the tongue spoken in some certain place during some certain time. If not, could the components from different dialects be taken apart from the amalgam system? And is it possible to abstract some archaic elements from the amalgam?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mentioned above, based on the annotation works of four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583-660 A.D., *Caoxian*, *Ludeming*, *Yanshigu*, and *Xuanying*. We will compare the systems of the initials proposed by each scholar, focus on the similar and different points between the common language used in the North and that in the South in China, and try to comment on some related issues.

